

848

0734.513

刊新作劇

編續年十造創

著若沫郭

行印局書新北

刊 新 作 創

編續年十造創

著 若 沫 郭

創造十年續編
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
著 者 郭 沫 若

發 行 人 李 小 峯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
北新書局

印 刷 者 上 海
福新印刷所
海寧路697號

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出版

分 發 行 所

北平 漢川 成都 重慶

創造十年續編

創造週報的停刊是一九二四年的五月中旬，但我在四月一號便離開了上海，後事是由仿吾一個人把它結束了的。

在離開上海之前還有一個很執拗的記憶留在我的腦裏，我現在藉着這個機會把它先清算在這兒。

近代的精神分析學家們說，所謂「過河送里」(História)的那種病症，是因為在前有種種不愉快的經歷，一時被意識界的生活把它

抑制到潛意識界裏去了，它便在潛意識界被鬱積着，使人的精神生出種種的障礙，充其極可以使人成爲瘋狂。治療的方法是裏施行 *Catharsis—Washing*，便是「烟肉掃除」。這是把人的精神比成烟肉，把那些鬱積着的不愉快的經歷比成烟煤，烟煤把烟肉閉塞了，爐灶便生出毛病，如把那烟煤掃清，毛病也就同時被掃除了。掃除這人體烟肉的方法是怎樣呢？是用種種誘導的方法，或甚至如催眠術之類，以喚醒病者的那些不愉快的記憶，讓他從自己的口中吐出來。那樣便使人的意識清明起來，漸漸地回復到健康狀態。

「過勞症」這種病，在從前以爲是女子的專病，但在歐戰當時發生了所謂「戰壕病」，是對於戰爭的恐怖使人的精神生出異狀的，

才知道男子也有得這種病的可能。其實廣泛地說時，我看一個民族或社會都是可以得這種病的。民族遇着了種種的高壓，經歷過久，把種種的不愉快，主動地，被動地，壓到潛意識界裏去，漸漸地招來民族的萎靡，頹喪，互相猜忌，互相殘刻，結局是不爲異族所吞併便釀成革命的爆發。革命的爆發也不外是一種自然療治性的「烟囪掃除」。但這掃除來得劇烈，其趨勢是要把烟肉乃至爐灶本身都爆破，這便應着俗語所說的「另起爐灶」。所以開明的行政者對於民意是因勢利導的，民意得到暢達，社會也就健全地發展了起來。古人說「上醫醫國」，我看的確是道破了一部分的真理。那種善於「醫國」的「上醫」，就是能夠對於民族的「渴斯迭里」症及早施行「烟囪掃除」的——

治療的。

文人，在我看來，多少是有些「過斯迭里」性的患者。古人愛說「文人相輕」，或「文人無行」，或甚至說「一爲文人便無足觀」。這對於文人雖然不免作了過低的評價，但事實上多少也有些那樣的情形。尤其在整個的民族受着高壓的時候，文人的較爲銳敏的神經是要倍加感着痛苦的。許多不愉快的事情遏在心裏說不出來，一個烟囱塞滿了烟煤，滿肚皮養化不良的殘火在那兒熏蒸，當然是要弄得發熱而不愉快的。在這兒我贊成一切的文人把自己的不愉快的記憶，儘可能的吐瀉出來，那是使自己健全的一種方術，同時也是使社會健全的一種方術。文人要把自己弄健全了，然後纔能夠完成文藝底社會的使

命。

一味地吐瀉着烟煤，對於旁人，或許會是一種患害。但那不過是比喻而已。事實上所清掃出的記憶不必便是烟煤。即使是烟煤，但松烟可以做墨，冶銅廠的烟可以提取金銀。所謂竹頭木屑，皆爲有用。即使是完全無用，終比烟囪阻塞着專吐炭酸瓦斯的毒氣的好些。

是那年的三月中旬了，中華學藝社要在杭州開年會。我自己在那時是一位掛名的幹事，社友們定要叫我出席，而且還要叫我講演。關於講演，我是一點自信也沒有的人，不僅沒有自信，而且還着實有點害怕。因爲站在大衆的面前要作爲一種號筒而大施教訓，那如不是品行學識都是俯仰無愧的智者，便是完全或多少不知羞慚的騙子。自

已和智者相隔着的距離不用說是奚啻天淵，而要成爲那樣的一種隔子，臉皮又像還薄了一點。因此我對於出席一層是答應了，而對講演一層則始終不敢應命。

由上海北站出發是在一天禮拜六的晚上，坐最後的一趟晚車。但不料住在民厚南里的我，稍微誤了一下鐘點，趕到北站時，火車已經開了。糟糕！朋友們不會說我故意失信嗎？於是在第二天的清晨一早又搭着最早的一趟早車趕去。記得在硤石停車的時候，我到月台上去舒散了一下，不勝光榮之至的是在那兒還遇着馮敬，他也是要去赴年會的。但他坐的是二等，我坐的是三等，互相招呼了一下，又各自分開了。

到了杭州，在湖濱旅館會見了學會的幹部，知道一切開會的手續和工作的程序都已經決定了，而且登了報。大略是：在當天禮拜日，假教育會的會場開總講演會，由物理學專家周頌久講演相對論，另一位新由德國回來的姓聶的朋友講演德國的現狀。在第二天，禮拜一，派人到各學校去分講，只有應去分講的學校還有兩處沒有把人派定，一處好像是工業學校，一處是蠶桑講習所。主事的人怪我去得太遲，說我是有意迴避，定要叫我分講一處。我沒有辦法，只好選擇着學生較少的蠶桑講習所去擔任分講。工業學校是由殷汝耕擔任的。

杭州是一九二一年四月回國的時候，同仿吾兩人去遊歷過的地方，但因人地兩疎，只在西湖邊上玩了一下便算了事。這次，在總講

演之前，才跟着大家去遊覽了一次棲霞嶺，觀賞了飛來峯，隨着靈隱寺，但在自己心裏是橫亘着一個憂鬱的。爲着文藝生活與現實生活之不能兩全已經和妻子分離了，而且還不久之間要把年來的工作通通放棄，和最相契的朋友也不得不分離起來，遊山玩水的樂趣怎麼也克服不了自己的牢愁。

總講演是在午後二時開幕，中午時分在教育會的樓上招待着杭州的名流一同用了午餐之後，大家的注意力自然便集中到講演會場上來。一切的佈置都是停當了的。會場很大，樓上樓下怕可以容納三千人以上。但出乎意外的是來聽講的人異常的冷落。一點鐘過了，只稀疏地有幾個人來，來的人看見沒有後繼者，坐不一會又絡續地退出

去了。就那樣等到了兩點過鐘，依然沒有人來，弄得主持的人異常不舒服。眼睛們見到我時往往是白多黑少，這使我也不勝其聒東起來。

——就是你不好了，你要迴避。我的一位在日本高等學校的同學，范允斌，在樓上一間臨街的屋子裏，這樣責備我，他也是學藝社的幹事，而且是負着責任的。

——怎麼怪得我呢。我反駁着說：我本告訴過你們，我是不能講演的。而且沒人來聽講，我相信是因為禮拜日大家回家的回家，玩耍的玩耍去了；你就叫我去出馬，也不見得會有人來。

——只要你肯出馬，一定會有人來。允斌堅決地說。

旁邊有一位在杭州任教職的社友也這樣勸着牠，據牠說是講題不

能引起學生的興會，假使由我去講演一點關於文學上的東西，一定可以「叫座」。

對於講演已經是沒有自信的我，對於文學上的講演是尤其沒有自信的。因為我自己雖然在做做詩，寫寫小說之類的東西，然而對於所謂「文學」實在是個外行。我自己並不會把文章來當成學問研究過（我學的本是醫學），拿什麼東西來對人講演呢？

但聽講者既沒有人來，講演是不能不延期的，問題畢竟是集中到我身上來了。

——無論怎樣你非講不可！

——講演，一點也不困難，一上台便會有話出來的。

——只要你肯講文學，一定有人來聽講。目的是在號召聽衆，只要有人來聽講，你就講得不好，還有兩位也可以補償的。

大家都把講演會的失敗來歸罪於我，我受不過朋友們的責難相勸誘，便也放下了決心，答應去做。次塞克斯的小丑。結局是把講演會改到第二天下午，加上我一名講演文藝之社會的使命，重新在杭州各報發出消息，更由教育會の後援請求杭州各學校在第二天放半假，事情便這樣決定下去了。

允臧本是上虞人，杭州是他少年時代讀書的地方，他看見我響應了講演，當天下午便和另外一位姓鄭的所友，把我引到萬松嶺一帶去遊覽，由九溪十八澗折至錢塘江邊，登過那兒一座臨江的垂危的木

塔。晚上走到開口，觀光了那兒的有名的「江山船」，很遲睡著火
車才回到了杭州。

第二天清早吃了早飯，允臧又約着鄭君和我坐汽車去遊覽花塢。
我愁着下午的工作，很想一個人留在旅館裏作一番靜靜的思索，但允
臧說，花塢很清靜，在講演之餘偶爾是去舒散一下，增長自己的興會
好些。

花塢在西湖背後，環境的確是清靜。由馬路插入一段荒僻的小
徑，便到了那個遊跡罕至的地方。地在兩山之間，中有一道溪澗，兩
岸是深深的竹林。裏面有許多庵堂，聽說在前都是尼庵，但尼姑通已
經解放了。在那流水琤琮的溪邊上走着，允臧大約是感着了濃厚的詩

意吧，他問到我的筆名的意義來。問我「沫若」(Mo-fo)兩個字，是不是取自佛經的「如夢幻泡影」那樣的意思。但我的名字其實本是「沫若」(Mo-fo)，是由我的故鄉的兩條河，沫水與若水合攏來的，司馬相如的喻巴蜀檄裏有「關沫若」的一句，便是那兩條河並舉的開始了。

允臧又談到他往年夏天一人遊過花塢，遇着一位姑娘在自己前面走着，身裁很美好，但總不掉過頭來；一直走到花塢的盡頭，走進一家別墅裏去了。他這一席話，我倒感覺着頗有些水月鏡花的意味。

沿着溪邊朝上走去，快要到盡頭處，路邊上有一座小庵子，名叫白雲庵，我們走進了裏面去。佛堂前面擺着有兩盆素心，正在開着

花，吐着令人沉靜的清香。但從裏面走出的却是一位中年的租僱。他很懇懇地獻了我們各人一杯茶，又向我們講了一番蘭經。

從白雲庵走出，再往上走，走不好遠，在那盡頭處果然有一家別墅，有白色的高牆圍着。允臧說：「這便是那位姑娘所走進去的地方了。別墅門是緊閉着的，門前有一個月台，立在那兒眺望，花塢的全景都是在眼底。存了好奇心，大着胆去敲門，但這面沒有人應門的，繞到屋旁去，看見牆裏有一道側門開着。門內是廚房，有好些人圍坐在那兒講話，看那情形知道是看守人的家屬和鄰近的農民。我們走進去，道了來意，說要拜候主人，瞻看別墅的內容。那兒的大同答着主人不在，屋內可以儘我倆去看。我們便被引進了那兒的中堂。詳